

善為士者不武
善為士者不武

微宗註曰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

孔子曰軍旅之事末之學也

疏義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學者
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此武所以為下道
也士志於道故以尚志為先記曰士先志
莊子曰賢士尚志皆謂士之所事在乎抗

高明之志不以德之末為務也志之所尚
請循其本曰仁義而已居仁之安宅則有
不忍人之心故殺一無罪非仁也由義之
正路則義然後取故非其有而取之非義
也善為士者不武亦惡夫殺之傷吾仁取

之害吾義而已孔子之垂訓亦曰軍旅之
事末之學也然則士志於道可不務本而
由仁義行乎此仲由能勇不能怯所以得
罪於聖人之門

善戰者不怒

微宗註曰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疏義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強誠在夫聖武
布昭速不疾而至不行神武不殺幽無形
而深不測運籌決勝收功於萬里雖有智
者无所用謀蓋如兵法有取於上兵伐謀

固不戰而屈人兵矣又奚待抗兵相加而
遷於怒哉蓋五行之理木勝土則七情之
中怒勝思所謂怒實勝思者以其非良心
也累於物為所使焉然則上兵伐謀固無
俟於怒也文王所以赫斯怒者特人怒亦

怒耳人怒亦怒是乃所以與民同患而異
乎人之私怒也若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
於不怒者也惟明乎此然後可以言善戰
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

微宗註曰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
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
弭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疏義曰兵戡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

順民之心從民之欲而已此爭所以為逆

德也爭則強戰而嗜殺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而不知禦外侮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而
不知消內患若然則代俞代張相為雌雄
勝敗特未定也惟善為士者不武所以成

其武故仁無不懷義無不畏有所謂征之
以仁義者矣惟善戰者不怒所以濟其怒
故動而有名出而有功若所謂不怒而威
者矣惟善勝敵者不爭所以弭其爭故以
戰則勝以守則固有所謂不爭而善勝者

矣以此保大定功安民和衆武之七德於
是乎在信斯三者皆出于德既出于德則
其盡善可知故曰善此有常德以立武事
所以為常武之美者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微宗註曰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
為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故能者為
之役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為之
使

疏義曰任道者無為而專任事者有為而

累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任道者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任事者也惟其任道則任事者為之責惟其無為則有為者為之用是以聖人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謂之落天地則智通於神矣不自慮則用人之智故

智者為之謀所謂至智不謀是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不自為則用人之能故能者為之役所謂大巧若拙是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不自說則用人之辯故辯者為之使所謂大辯不言是也夫如是則不自用而人樂為之用矣

是謂不爭之德
徽宗註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
疏義曰成和之脩內保而不蕩何事於名智者以恬相養和理出於性何事於爭德蕩乎名彼亦以名勝我矣智出乎爭彼亦以智與我爭矣惟才全而德不形者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然後無名爭之累焉何謂才全不滑其和而

與物為春何謂德不形勿失其性而德同於初獨立乎不爭之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若哀駘他之和而不唱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故仲尼言未嘗有聞其唱者常和人而已矣非不爭之德何以與此

是謂用人之力
徽宗註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无知也
疏義曰司耳目之任者必有聰明以竭其視聽蓋視之辯者以明為先聽之察者以聰為貴惟近者獻厥明遠者通厥聰然後是以周事物之情當心膂之寄者必有智力以盡其謀能蓋謀之善者其智無壅能之善者其力無倦惟內能用其智外能勤其力然後足以收功業之効聖人廣覽兼

聽任賢使能其視聰明智力特餘事耳所以用天下而不自用者以其體道之無為故也傳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所謂位之者無知也豈其然乎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徽宗註曰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疏義曰天無為以之清而萬物職職皆從

無為殖故無為為之之謂天聖人處無為之事則與天合德不爭而用人猶太虛寥廓造化密移付六子之自運而已故可以配天記禮者稱高明配天必繼之以無為而成是與天合德者也與天合德則上與造物者遊而起出萬有是謂可以配天若是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蓋極言其至也若太極者則以高為至若無極者則以遠為至所謂屋極者言木之至而已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徽宗註曰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

疏義曰聖人之武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
健智極神明而人莫窺其奧其於命將興
師出而與民同患者感之斯應亦不敢取
強焉惟不以強勝人故以感之者為主應
之者為客迫而後動則其動也時所謂兵
戢而時動者是矣不得已而後起則其起
也果而不得已所謂不得已而用之恬快
為上者是矣若然則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而為應兵應兵為客者也為客則
示之以綿綿之弱與孫子所謂善勝者立
於不勝之地同意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微宗註曰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疏義曰冒矢石臨鋒鏑以器則凶以事則

危豈得已而用之哉將以禁暴戢兵安民

和衆而已制字之義於戎則貴其自保於

武則取其止戈未始以樂殺為心也不嗜

殺人故難進而易退難進以言其有所守

非怯於進也知以守則固而已易退以言

其有所戒非勇於退也不趨利犯難而已

大司馬開戰陣之法於田獵之間教以坐
作進退有疾徐疏密之節或以鼓進則鳴
鑼以節之或以鼓退則鳴鈸以止之況於
赴敵可不慎其進退之機乎兵法曰不動
如山取其止而能靜又曰其疾如風取其
疾而能速惟明乎此然後能知用兵者之
深意於不敢進寸而退尺是為得之

是謂行無行

微宗註曰善為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疏義曰武於道為下於德為末士志於道

而據於德者故善為士者不武又況三軍

五兵必須精神心術之運動而後從之微

乎微乎至於無形則武豈可觀哉宜其行

而無迹在武志而不在武事妙而不可以

迹觀元感鶴列於麤縶之間無徒驥於鎗

壇之官者歟

攘無臂

微宗註曰善戰者不怒

疏義曰仁者必有勇雖不怒而威詩曰如

震如怒謂之如怒則怒出於不怒是謂善

戰者不怒
仍無敵

微宗註曰善勝敵者不爭

疏義曰仁者無敵雖不爭而勝詩曰時靡

有爭夫惟不爭故人亦弭其爭是謂善勝

敵者不爭

執無兵

微宗註曰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疏義曰兵要以附民為先用兵以人和為

道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仁人上下

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若子弟之事父兄若

手臂之捍頭目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

者斷銳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無非

用人之力而已又何事於執兵哉孟子曰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有所不戰戰必勝矣所

謂用人之力者如此為弧矢以威天下則

威天下非不以兵革之利也以本勝末言

之在用力而不在兵革所謂無事於執兵

者如此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微宗註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疏義曰敵之不可輕也久矣古之善用兵

者貴夫量敵而後進戒在於輕敵故也觀

宋徽之師於一月三捷則言我之能勝敵

於小人所排則言敵之不能勝我我雖能

勝敵敵雖不能勝我猶不忘於日戒則敵

果可輕乎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

惟其樂殺人則喪其慈而不能寶而持之

矣捨其慈且勇則於民不能施仁於物不

能博愛而失仁民愛物之心是以不可得

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

知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老氏之

言不約而契

故抗兵相加則衰者勝矣

微宗註曰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

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

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

謂常勝

疏義曰聖人家天下子兆民天覆地載海

涵春育直使斯民墮塗炭而不為之禁暴

戡於是不得已而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

取其殘而已則虐民者有所不容也自非

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其孰能與此

蓋神武不殺者不以威形服萬物也是致

是附懷之以德而以慈為寶爾然所謂德

者仁義而已故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之也

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所謂懷于有仁是

也義者循理惡人之亂之也故義眇天下

而無不畏所謂德威惟畏是也然則既曰

以慈為寶又曰仁無不懷義無不畏者何

耶蓋由仁義行則威愛兼濟慈故能勇矣

與莊周言薰然慈仁而不忘於以仁為恩

以義為理同意惟仁無不懷義無不畏則

民之歸之心悅誠服其於決勝負餘事耳

是謂常勝不其然乎昔成湯以不競不鍊

敷其政則仁之事盡矣以不震不動奏其

勇則義之事盡矣仁義兩盡故能動而不

括而收莫我敢曷之効豈非常勝之道有在於仁義耶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微宗註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

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

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

天下無不能有歎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已

耳

疏義曰道則高矣美矣炳而易見也故載

之言則昭若日星所以甚易知道一以貫

之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盡若準繩所

以甚易行即六經之說以明之則知道之

較且易也如溫柔敦厚詩之教疏通知遠

書之教以至廣博易良潔靜精微恭儉莊

欽屬辭比事無非載之言也因其言以求

其旨則知之非難矣詩以導志書以導事

以至導行導和導陰陽導名分無非見之

事也因其事以遵其法則行之非難矣善

夫孟子之言有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蓋道者人所共由猶大路也出入往來不外是焉天下無不能有歎不能者失之冥行而已惑多岐者有之好小徑者有之或自崖而反或半塗而廢皆弗思之甚也其所以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使其知人有人有貴於己能反而求之則道在邇不必求之遠而道將為汝居矣老子垂教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誠欲使天下後世皆知求諸己深造之以道也

言有宗事有君

微宗註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疏義曰心聲之發自無適有不能以巧歷計是言不勝窮也故寓之筌蹄無非言者理雖非筌蹄之可盡然未始外於筌蹄則言者理為之本也機務之繁日馳無窮不可以為量數是事不勝應也故涉於度數無非事者道雖非度數之可求然未始離於度數則事者道為之主也莊子曰兩家

之議孰偏於其理議言其義必歸於至理則言以理為本可知然理必謂之本者與所謂請循其本同意又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事之所兼進而至於道則事以道為主可知然道必謂之主與所謂要在於主同意夫理可因而不可違惟順理而索求則得之使恬然理順然後言當於理可遵而不可失惟循道而行亦允蹈之使心與道會然後事合於道言當於理事合於道操此以為驗稽此以為決無施而不可天下無難矣謂之易知易行寧不諒哉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微宗註曰小夫知之不離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疏義曰一心虛靜遠近可觀探蹟索隱鉤深致遠則智亦大矣小夫之智蔽於己私其所知曾不離于竿牘是弊精神于蹇淺彼其有智不出乎四域特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何足以知道非道不可以致知以其知不能及之

故也莊子曰知道易惟玄覽達識以不知為真知然後能有知彼小智自私未免乎累求其知道厥惟艱哉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微宗註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眾有獨

智之慮者見驚于民故有以少為貴者

疏義曰出類拔萃高世之行也有高世之行殆非世俗之所識故見非於眾以眾之

常情私於好惡而已存神索至獨智之慮

也有獨智之慮殆非小智之所及故見驚

於民以民之至愚淪於蔽蒙而已非者以

異而為非驚者以教而為驚若鸞鳴笑南

溟之遊并蛙薄東海之樂多見其不知量

也求其所以然者蔽於一曲明不足以致

知而已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所以

為天下貴者以其不可以知知使單見淺

識皆足以知道則何貴於道哉惟知我者

稀則我貴矣記言有以少為貴者誠在夫

知我者稀故為天下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微宗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銜鬻

疏義曰道之妙物未嘗顯物之由道未嘗

知聖人者道之極也入而徒於天其藏深

矣自其全於天而言之所循者天理所休

者天均行而無迹則為天遊動而無眇則

為天機觀天而不助樂天而無憂是皆以

天合天妙用無用不啻若善力而藏之是

藏於天者也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

謂固矣有時而遷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可

謂察矣有時而失以所藏在物而不在道

也聖人復性之本與天為一其亦異於此

矣夫豈樂從事於務以自銜鬻為心哉銜

之飾行與銜玉而賈石之銜同鬻之自售

與鬻技而得金之鬻同不自銜鬻則太白

若辱感德若愚示之以未始出吾宗也示

之以未始出吾宗宜季感無得而相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微宗註曰至道之精窮窮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

不知病矣

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
故曰尚矣

疏義曰出而交物為無所至入而辨焉為

有所至道之所以為至者則入而辨於物

也入而辨於物殆不可以知知況其窈窕

冥冥會於渾淪之中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者乎況其昏昏默默隱於言意之表彼物

無測而人皆以為極者乎孰謂知之可以

索其至哉廣成子所謂至道之精窮窮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則以道非知之所

能知故也泰清問乎無窮則曰吾不知又

問乎無為則曰吾知道以此兩者為孰是

孰非是未明夫弗知乃知知乃不知之理

此所以有深淺內外之辨是以言知之外

矣不知內矣不知淺矣知之深矣者也惟

知不知之知然後為真知若然則造形而

上出有無之表而超然不與物偶可以心

契而默識焉天下之物孰高於此故曰知

不知尚矣

不知病矣

不知病矣

微宗註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

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

使方且為物絃而日趨于憂患之塗故病

疏義曰明以虛致覺以靜生泰定之字初

無纖翳妄見一投則虛靜者俄遷於事物

侵俛然所知者粗而不知其至精所知者

末而不知其至極是皆以不知知者爾之

人也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而日淪於

憂患之域其為病孰甚又烏得達觀之士

為之發藥使去八疵四患淵然自得於泰

定之字哉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微宗註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

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

不靈

疏義曰愚則無知而不智惑則多疑而昧

理皆性之病也性之病與孔子所謂民有

三疾同意惟知此而辨焉故能解其蔽祛

其惑莊子以謂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

惑者非大惑也以是故爾蓋知其愚知其

惑所謂病者能言其病非大愚非大惑所謂病病者猶未病也苟或不知出此愚而好自用而兩疑以惑則亦終身不靈不解而已此南榮越自知其病未能勝大道之藥所以願聞衛生之經也然則病其所病斯不病已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微宗註曰聖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有真知也而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 疏義曰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往不存惟能素逝則不虧通於事而事無不通矣則以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故也蓋本原者道之體惟先立其大者則與神為一疏觀坐照無所不達有真知也常若不知夫孰足以患心已莊子以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為王德之人以是故爾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微宗註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疏義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捨真遂妄外悅紛華交戰於利害之塗而恬不知懼以

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莊子

所謂宵人之罹外刑易所謂荷校滅耳凶此也迹其所為得非不畏其威致然耶無狹其所居

○ 微宗註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疏義曰泰定之宇充滿天地而莫窮其吟域周流六虛而莫究其端倪則一性之宅至大而不可圍快快乎有餘地矣世之昧者蔽於一曲見物不見道妄鑿垣墻而植蓬蒿而其居始狹以曲士不可以語道故也欲其廣大流通而復性之常必有為之

發部者然後礙者斯達塞者斯通擴而充之且將上際下蟠而彌滿天地無不覆冒

而包裹六極其居為廣居而未嘗狹隘編小矣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亦以不狹其居故也莊子曰狝韋氏之圓黃帝之圓

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蓋以道降而愈下而居且狹故也

無厭其所生
微宗註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且晝之所為有措亡

○ 之矣措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天者無厭其所生故也疏義曰人之生也雜乎芒芴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則生者一氣之暫聚也凡受陰陽之氣以成形者夜則靜與

陰同止入而與物辨晝則動與陽同作出而與物交人之生固已通乎晝夜之道而與物之所造同矣是故與物辨則萬慮息而需購與物交則萬緒起而泛應苟不知存生以自衛而多方以喪生孟子所謂旦

畫之所為有措亡之矣是也措之反覆不一雖夜氣且不足以存其勿喪良心亦云鮮矣惟純氣之守者以直養而無害則天地之大和足以保之使勿散合之使勿離矣夫然故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曷有中道之天哉非無獸其所生曷致是耶

夫惟不獸是以不獸

微宗註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疏義曰榮辱之來必象其德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則善惡之報殃慶各以其類至未

有不自己求之者也然則秀鍾五行靈備

萬物賦自然之性者欲致其生之不獸誠

不可自獸其生也昔封人為耒耕而園莽

耘而滅裂乃各隨其所報及深耕而熟獲

則其禾繁以滋孰謂治形理心不有似封

人之所謂歟善養生者宜解乎此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微宗註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

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

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疏義曰自知者明聖人有自知之明雖旁燭無疆豈自見以矜我哉惟不自見以矜

其能乃所以為知之感自見者不明故也

自愛者仁之至聖人有自愛之仁雖博施

濟眾豈自貴以賤物哉惟不自貴以臨物

所以為愛之至自後者人先之故也是

御人羣斯能措天下安平泰處物不傷物

物莫之能傷也宜其樂天以保天下而無

威怒之足畏歟聖人去彼取此夫豈分於

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者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微宗註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勇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

材也適足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

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

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

之道曰柔

疏義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剛強所以為死之徒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柔弱所以

為生之徒也世之人徒知勇於敢毅然有進而

不顧曾不知至柔足以馳騁天下之

至堅所以為道之用者獨存而常今也子

路遊聖人之門乃不知道之用而未克乎

行行之強能勇不能怯又何所取材哉適

足以殺其軀而已若夫知雄守雌者非不

能勇於敢也蓋其自處乎柔靜與物委蛇

而同其波將復歸於嬰兒可謂勇於不敢

則活也此廣成子處其和以脩身千二百

歲形未嘗衰者以勇於不敢故也傳曰自

後者人先之勇於不敢則知持後之道矣

能持後則能處先惟知常勝之道在柔者

可以語此故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

柔

此兩者或利或害

微宗註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疏義曰人所謂到於道為倒道所謂到於人為倒勇於敢者若有所利天實害之勇於不敢者若有所害天實利之蓋天下之理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相為代謝相為消長自然而然而也知此兩者則利害之理判然明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微宗註曰時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

疏義曰人不勝天久矣敵於人而不知天者方且以人勝天性情而行昧夫天之所惡烏能時於人而侔於天哉然則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自然之理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微宗註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疏義曰惠迪吉故順天者存從逆凶故逆天者亡知人之所為不可不知天之所為也莊子曰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俾天

不宜聖人與天為徒配神明而贊化育宜無所難也猶不敢多易況其下者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微宗註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逆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疏義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唯運而無積故能輪旋萬物自無出有陽以熙之萬彙以滋則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辭陰以肅之萬物以成則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逆宰制維綱千變萬化獨立於不爭之地殆見俄消俄息一滿一虛任一氣之自運而已且萬物雖多有不能逃其樞所以生成稟賦職職萬狀咸於此受命則善勝之道孰過於此

不言而善應

微宗註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疏義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也福善禍淫者

天道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造化密移潛運於太虛之中有大美而不言所以變化者殆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必因其時所以示人者殆見善則福之淫則禍之必從其類原其怙感之速無毫釐之差直若影之隨形響之從聲未嘗私於所應天何言哉

不召而自來

微宗註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疏義曰乾為君首出庶物者也為父萬物資始者也臣受命於君子聽命於父是出命者能召之矣惟有以出命故能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凡有生之類紛錯於不可為量數之中者皆無得而召之也無得而召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周行不殆輪旋於冥冥之中造化密移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坦然而善謀

徽宗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疏義曰常易者坦然也知險者善謀也乾積三陽以成體此之謂至健若健若難而德行常易以知險雖陰之險不能陷也易於上繫言乾以易知於乾之上九知一陰

之將生則能用九而吉非坦然而善謀之謂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徽宗註曰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无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无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疏義曰天任理人任情任情者私於己見雖密而不徧察所以有間任理者公於大同雖疎而不得遯所以无間則密而有間人所為也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

殃各應其類未始或失豈天網有意於是哉其於禍福也因彼固然成其自取爾世之人蔽於一曲闇於大理逐末忘本觸途生患殊不知天道昭昭常與善人而惡者亦無所竄其察也且知天之所為知人之

所為至矣爭而後勝言而後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皆人也人而不能天者乃小智自私爾使民去此之智即彼之理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惟聖人乃能體此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若天之不爭而善勝行不言之教若夫之不言而善應效物而動不行而至若天之不召而自來平易恬淡其神若卜若天之坦然而善謀是聖人與天合德也與天合德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灾宜其不就利

不違害常利而无害也是篇始言勇於敢者人也終言疎而不失者天也聖人之合天德固異乎衆人之勇於敢所以始終言之者蓋將以發明天下後世也學者宜加思焉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奈何以死懼之

徽宗註曰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疏義曰民之初生本無殊賦太易與之神太素與之性為萬物之靈為天地之貴夫孰不知悅生而惡死奈何蔽蒙者易遷於物因無常心苟無常心則抵法冒禁无不為已及陷乎罪則刑戮隨之則是民不畏死而以死懼之者也惟聖人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樂其生陶陶然遷善遠罪茲用不犯于有司而刑措不用矣其有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抵冒而終不化者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徽宗註曰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疏義曰民既樂其生則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而以犯法為重由是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言必有物而奇言者息知奇言有誅故也行必有常而異行者珍知異行有禁故也執而殺之國有常憲求其抵冒者吾未知其有敢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者正此意也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者斷

○ 微宗註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斷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迂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疏義曰君任道臣任事任道者無為而尊故用天下任事者有為而累故為天下用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惟分各有常而不易故典獄則有司殺運斤則有大匠君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彼從事於務者未嘗過而問焉使下有為也上亦有為是代

司殺者殺代大匠斷是上與下同德安能治人哉然則倒道而言迂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聖人之治無為而天下功所以得治之要者在知道而已知道則為無為事無事而天下為用焉是以文王能宅俊而官使之於庶言庶獄庶慎無所兼惟以得有司之牧夫為急則其無所代可知矣

夫代大匠斷希有不傷其手矣

○ 微宗註曰代斷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疏義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能措天下於安平泰又惡有代斷之傷乎此莊子於應帝王則曰無為事任是無為而任事者責也宜其於篇終乃曰至人之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四

太學生江陵疏

忘七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 微宗註曰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疏義曰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使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日用飲食樂歲終身飽者非特不重其賦以養民而已蓋有以使之棄末趨本故也蓋德惟善政而政所以裕民治古之時有得於此是以即十有二土以辨其宜因十有二壤以教其稼分地職奠地貢任之成功則有鄙師之賞勸之弗率則有載師之罰未然後民莫不致力南畝樂業

勸功而黎民不饑矣當是時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又焉有田萊多荒不足於食之患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 微宗註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微宗註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微宗註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微宗註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微宗註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微宗註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